

谈 讖 纬 文 献

方 志 平

讖纬文献是我国文献宝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数量不多，内容也较为杂乱，过去一直单纯地把它看作是迷信糟粕，对它的研究和利用很不够。“善救物者无弃物”，今天我们建设精神文明，应该对包括讖纬在内的传统文化作一番深邃的透视，去其迷信糟粕，取其合理内核，古为今用。

讖纬文献在历代不少目录中得到著录，我国古典目录学很讲究类例，目录之类例不明，则群书失纪，无以考辨学术；类例得当，则“观图谱者可以知图谱之所始，观名数者可以知名数之相承；讖纬之学，盛于东都；音韵之书，传于江左；传注起于汉魏，义疏成于隋唐，睹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宋郑樵《通志·校雠略》）所以，考察一下讖纬文献在我国古典目录著作中的著录与分类情况，不但有助于我们了解各时代讖纬文献的数量，并探知当时的人们对于讖纬的态度，而且便于我们掌握讖纬之学与讖纬文献在历史上兴衰流变的过程。本文试述其大概，供同志者参考。

一

通常所说的“讖纬”，其实应当分而析之，讖和纬并不是同一个事物。

“讖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纬类案语）即以诡隐的语言预告将来的凶吉祸福，“立言于前，有征于后，故智者贵焉，谓之讖书。”（《后汉书·张衡传》）早在秦始皇时就已经出现讖语：“亡秦者胡也”（《史记·秦始皇本纪》），“胡”指的是匈奴，秦始皇乃置重兵于北境，以防匈奴，结果“应验”的并不是匈奴亡秦，而是秦朝亡在二世皇帝胡亥手中。讖语大多荒诞不经，含义模糊，便于言讖者穿凿附会，任意解释，所以这种应验往往十分牵强。最早的讖书有《河图》、《洛书》，后又有《论语讖》等。讖有很多别名，如图讖、讖记、符讖、符命、符策等。

纬是对经而言的，“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纬类案语）是汉代方士化的儒生托名孔子以诡语解经的著作，对儒家经典作了神学化的引申、解释和比附，当时《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经和《孝经》都有相应的纬书，总称“七纬”，每一种纬书又包括许多篇，现据《后汉书·方术列传·樊英传》李贤注及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录其具体篇名如下：

《易纬》：《稽览图》、《乾凿度》、《坤灵图》、《通卦验》、《是类谋》、《辨终备》；

《书纬》：《璇玑铃》、《考灵曜》、《刑德放》、《帝命验》、《运期授》；

《诗纬》：《推度灾》、《记历枢》、《含神雾》；

《礼纬》：《含文嘉》、《稽命征》、《斗威仪》；

《乐纬》：《动声仪》、《稽耀嘉》、《叶图征》；

《孝经纬》：《援神契》、《钩命决》；

《春秋纬》：《演孔图》、《元命包》、《文耀钩》、《运斗枢》、《感精符》、《合诚图》、《考异邮》、《保乾图》、《汉含孳》、《佐助期》、《握诚图》、《潜潭

巴》、《说题辞》。①

以上共计三十五篇，从这些离奇古怪的篇名，不难揣知纬书内容的荒诞不经，它与图讖的性质一样，都是神学迷信。

然而，纬书中援引了大量的儒家经说，其中包含了不少学术考证资料，如文字训诂、古史传说以及天文、地理、历数等方面的自然科学史史料，较之图讖，纬书更具文献价值，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易纬类案语中说：“儒者多称讖纬，其实讖自讖、纬自纬，非一类也。……杨侃称纬书之类，谓之秘经；图讖之类，谓之内学；河洛之书，谓之灵篇。胡应麟亦谓讖纬二书，虽相表里，而实不同，则纬与讖别，前人固已分析之，后人连类而讥，非其实也。”尽管如此，由于纬书“又益以妖妄之词，遂与讖合而为一”（同上引），例如《春秋纬》的《演孔图》中“有人卯金兴起丰”就是一个讖语，隐指丰人刘邦得天下乃神授旨意。纬书中掺了讖语，所以后来就把二者混同一列，统称“讖纬”。

二

讖纬作为一种神学迷信，起源于《易经》中河图洛书的神话传说，西汉董仲舒的天命论和阴阳五行说是讖纬神学的先导，章炳麟说：“讖纬蜂起，怪说布彰，曾不须臾而巫蛊之祸作，则仲舒为之先导也。”（《太炎文录初编·别录》三）西汉成帝、哀帝以来，方士、儒生编造具有影射性的图讖，“言为王者受命之征验也”（《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为改朝换代提供天命的依据。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汉书·李寻传》）。其后王莽改制、光武中兴，均借讖纬以张目。东汉时期，讖纬神学趋于极盛，建武中元元年（56年），光武帝刘秀“宣布图讖于天下”

（《后汉书·光武帝纪》），讖纬升为国宪，成为“内学”^②，其地位凌驾于经学之上，于是“俗儒趋时，益为其学，篇卷第目，转加增广，言五经者皆凭讖为说”（《隋书·经籍志》经部讖纬类序）。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由皇帝亲自主持，会群儒于白虎观，议论五经同异，班固根据会议记录整理成的《白虎通德论》（又名《白虎通义》、《白虎通》）一书，进一步把讖纬神学与经学揉合在一起，既使当时的今文经学彻底讖纬化，又使讖纬神学系统化、法典化，讖纬神学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当时“士之趣赴时宜者，皆驰骋穿凿，争谈之也”（《后汉书·方术列传》序）。

自哀帝、平帝至东汉，讖纬风靡一时，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但就在这同时，也形成了一股反讖纬的思潮，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如桓谭、郑兴、尹敏、王充、张衡等都极力反对讖纬，揭破其虚妄本质。这种思潮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讖纬神学的恶性膨胀。同时，统治者也从篡权夺位和农民起义活动中，逐渐认识到任意制造讖纬的危险性，因为讖纬的内容可以随时增加改变，并且可以作不同的解释，在社会动乱之际具有极大的煽动力，往往成为野心家的舆论工具，不利于巩固既定的统治秩序，统治者对此深感不安。东汉末年，讖纬已趋衰微。

南朝宋大明（457～464年）中，始禁图讖；梁天监以后，又重其制；尤其是到了隋朝，禁讖更切，“炀帝即位，乃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讖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自是无复其学，秘府之内亦多散亡。”（《隋书·经籍志》经部讖纬类序）但是在唐代仍断续流行，经典注疏中依然采用讖纬之说，至宋欧阳修作《论删去九经正义中讖纬札子》，南宋魏了翁作《九经要义》删去讖纬之说后，讖纬才致衰绝。

但是，讖纬同其他宗教迷信一样，并没有在历史上彻底消逝，“历代革命之际，莫不引讖为符端”（宋晁公武《郡斋读书

志，《易乾凿度二卷》解题），农民起义常借讖纬之说以济其事；讖纬中的一些思想被后世儒学、道教及民间信仰所吸收，对我国传统文化产生一定影响。

三

讖纬之学，盛于东汉，当时讖纬文献的数量是不少的，《隋书·经籍志》经部讖纬类序云：“有《河图》九篇、《洛书》六篇，云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别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于孔子九圣之所增演，以广其意。又有《七经纬》三十六篇，并为孔子所作，并前合为八十一篇。而又有《尚书·中候》、《洛书》、《纬五行传》、《诗·推度灾》、《记历枢》、《含神雾》、《孝经·钩命决》、《援神契》、《杂讖》等书。汉代有邴氏、袁氏说，汉末郎中邴萌集图、纬、讖、杂占为五十篇，谓之《春秋灾异》，宋均、郑元并为讖律之注。”

隋唐以后，讖纬文献散亡殆绝。《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录《书》、《易》、《礼》、《乐》、《春秋》、《论语》、《孝经》七纬、《诗》二纬，共九种、八十四卷；而到了南宋陈振孙（约1183——？）的时代，流传下来的讖纬文献已经相当少了，据陈氏《直斋书录解题》卷三云：“考《唐志》犹存九部八十四卷，今其书皆亡，惟《易纬》仅存。”

讖纬文献中，保存完整至今的仅有《易纬》的《乾凿度》、《乾坤凿度》二篇，^③其余都是残篇零章。

“古书虽亡而实不亡”（宋郑樵《通志·校讎略》），自明清以来，一些学者认识到讖纬文献的学术研究价值，对亡佚了的讖纬书进行掇拾补录，在讖纬文献的辑佚方面取得很大成就。

明代孙穀《古微书》创辑纬之始，辑有《尚书纬》十一种、《春秋纬》十六种、《易纬》八种、《礼纬》三种、《乐纬》三种、《诗纬》三种、《论语纬》四种、《孝经纬》九种、《河

图》十种、《洛书》五种，总计七十二种，以纬书居多。该书虽然只是粗存梗概，遗漏了不少内容，甚至还有杜撰的弊病，“然其采摭编掇，使学者生于千百年后，犹见东京以上之遗文，以资考证，其功亦不可没。《经义考》‘毖纬’一门所引据，出彀书者十之八九，则用力可谓勤矣。”（《四库全书总目》经部五经总义类附录《古微书三十六卷》提要）

清乾隆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得《稽览图》、《通卦验》、《坤灵图》、《是类谋》、《辨终备》、《乾元序制记》六种《易》纬书，连同传世的《乾凿度》、《乾坤凿度》一起，合作《易》纬八种，编入《四库全书》。此后，辑佚之风大盛。黄奭《汉学堂丛书》中辑纬讖十一类、五十六种。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纬书类四十种。纬书辑本较完备者当推赵在翰的《七纬》、④乔松年的《纬据》。近年日本学者安居香山、中村璋八合撰的《纬书集成》总汇了历代研究与辑佚成果，并反映了日本所存资料，颇为详备。

四

下面谈谈古典目录著作对讖纬文献的著录与分类情况。

西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光禄大夫刘向受诏领校秘书。刘向阅定九流，编撰叙录，是为《别录》；刘向死后，刘歆继其父业，总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这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综合性的图书分类目录。可惜向、歆之书，自北宋以来已不得见。由于班固《汉书·艺文志》是删取《七略》而成书的，《汉书·艺文志》不著录讖纬书，可籍以推知《七略》中也没有著录讖纬书。

东汉张衡说：“刘向父子，领校秘书，阅定九流，亦无讖录，成哀之后，乃始闻之。”（《后汉书·张衡传》）张衡之时，《七略》尚未亡佚则张衡此言可确证《七略》不录讖纬书。

那么，刘向父子校书时，中秘藏书中究竟有没有讖纬书籍？是有书而不录呢？还是无书而不得录？

刘向受诏领校中秘书时，正当西汉一代藏书之盛，“武帝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内，书积如山，故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太平御览》卷233引《七略》），天下遗书归于中秘，当时如果有讖纬书，中秘必定有藏。按《汉书·王莽传》云：“甘忠可、夏贺良讖书藏兰台。”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在成帝时，又《经义考》引朱载堉语云：“俗谓纬书出于哀平之世，王莽好讖，乃有妄人撰作纬，兹说不然。……太史公、大小戴皆在哀平之前，已有《通卦验》之书，而差之毫厘以千里之文，岂待王莽而有哉？”总之，刘向、刘歆校书编目之时，很难说没有讖纬书的出现与收藏。

但是讖纬作为一种神学思潮的出现确实是在王莽之后，向、歆之时，讖纬之学还未成气候，言政事者并不援引讖说。^⑤而且，刘向信奉“天人感应”说，以阴阳灾异推论时政得失，弹劾外戚、宦官，目的还是在于维护刘姓汉家王朝的中央集权统治，对于“汉历中衰、当更受命”的讖言自然是极力反对的，成帝时甘忠可诈造讖言，“中垒校尉刘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众，下狱治，服。未断，病死。”（《汉书·李寻传》）刘向对讖纬的反对态度是很明显的；相对来说，刘歆的思想比他父亲复杂，《汉书·王莽传》云：“卫将军王涉素养道士西门君惠，君惠好天文讖记，为涉言星孛扫宫室，刘氏当复兴，国师公（指刘歆）姓名是也，涉信其言……歆因为言天文人事，东方必成。”《后汉书·窦融传》亦云：“刘子骏改易名字，冀应其占。”但这些都是哀帝以后的事，在此之前，刘歆出于政治形势需要，还是反对讖纬的。《汉书·李寻传》载：“哀帝初立，司隶校尉解光亦以明经通灾异得幸，白贺良等所挟忠可书，事下奉车都尉刘歆，歆以为不合五经，不可施行。”刘歆是经古文学家，所编《七略》倡

导尊经，宣扬古文经学，讖纬既然“不合五经，不可施行，”自然未能被《七略》所著录。夏曾佑先生对此作过一番分析：“刘歆为莽腹心，亲典中书，必与闻莽谋，且助成莽事，故为莽杂糅古书，以作诸古文经，其中主要之义即‘六经皆史’一语。盖经既为史，则不过记已往之事，不能如西汉之演图比讖，预解无穷矣。”（《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二编第一章第六十二节）此言甚是。

班固节编《七略》以成《汉书·艺文志》，其中也没有著录讖纬书，说明班固对讖纬的态度大体准同向、歆父子。班固有着浓厚的封建正统意识，他在《汉书·叙传》中称史书的主要任务是使当代君王“扬名后世”、“冠德百王”，讖纬书不能有效地用来巩固统治秩序，当然不予著录；班固撰《白虎通德论》揉合了讖纬神学与儒家经典，使经学神学化，神学经学化，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统一各派思想，以神学化的经学来解释封建制度和伦理道德，巩固中央专制集权，因此对破坏性大于建设性的讖纬神学，班固是持谨慎态度的。

《七略》、《汉书·艺文志》不著录讖纬文献，体现了编撰者的政治观念，同时也说明我国古典目录在初创时期就已经充分表露出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阶级性。

五

汉代的目录著作如《七略》、《汉书·艺文志》，都是由朝廷任命专人编撰而成的，或者是反映朝廷秘府藏书的官修目录，或者是在官修目录的基础上纂修的史志目录，还没有私家目录，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目录开始出现并不断发展，其代表著作是南朝宋王俭的《七志》和南朝梁阮孝绪的《七录》。私家目录在收录范围、分类体例，内容提要等方面都大胆地进行创新，与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相比，私家目录的分类体例更切合当时的图

书发展情况，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下面我们来看《七志》、《七录》对讖纬文献的著录与分类。

南朝宋元徽年间，秘书郎王俭在主持编成《宋元徽元年四部书目录》之后，又依照刘歆《七略》，更撰《七志》。刘歆《七略》将“阴阳家”归入“诸子略”，王俭《七志》则将“阴阳家”改隶“术数略”，又嫌其名繁杂，于是就改“术数”为“阴阳”，“阴阳志，纪阴阳图纬”（《隋书·经籍志》序），《七志》列图纬于“阴阳志”，是古典目录对讖纬文献的首次著录分类。王俭《七志》至少成于刘宋元徽元年（473）之后，而在刘宋大明年间（457~464）孝武帝已下令禁图讖，《七志》对图纬的著录与分类，体现了封建时代私修目录在一定程度上对当时政策束缚和框框限制的突破，真实地记载和反映了当时的文献状况；可惜今天已看不到《七志》原书了，《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均著录此书，《崇文总目》已不著录，大概亡佚于唐代。

《七志》之后，又有南朝梁阮孝绪编撰的《七录》。《七录》已佚，《广弘明集》卷三及《古今书最》中保存它的序目，籍此可考《七录》著录分类的大概情况。《七录》合并《七略》中术数、方技二略为术伎录，术伎录中设“纬讖部”，继列“天文部”之后，共著录讖纬书三十二种、二百九十四卷（依《古今书最》），这是讖纬书首次在古典目录中独立一部。按《南史·阮孝绪传》载：“武帝禁畜讖纬，孝绪兼有其书，或劝藏匿之，答曰：‘昔刘德重《淮南秘要》，适为更生之祸，杜琼所谓不如不知，此言美矣。’客有求之，答曰：‘已所不欲，岂可嫁祸于人？’乃焚之。”阮孝绪并不相信讖纬之说，可是他敢于冒违禁之险，在《七录》中著录讖纬书，说明他对于目录学如实反映现存图书资料，用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职责是有着深刻的认识

的，有书必录，然后才能纲纪群籍、条贯源流。

六

从南北朝时期到隋代，统治者一再禁讖，讖纬文献不断减少，《隋书·牛弘传》载牛弘上书文帝言：“至于阴阳河洛之篇，医方图谱之说，弥复为少。”隋炀帝大业元年（605），搜天下纬书一举燔之，“炀帝聚书至三十七万卷，皆焚于广陵，其目中并无一叶传于后世”（唐杜宝《大业幸江都记》，见宋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七），讖纬文献经此焚毁，传于后世者很少。讖纬篇籍既少，势必反映在隋唐以后的目录著录上，并导致书目类例的调整变动。

唐太宗贞观年间编纂的《隋书·经籍志》著录了梁、陈、齐、周、隋五代官私书目所载的现存图书，并以夹注方式依类记载各代图书存佚情况，是继《汉书·艺文志》之后又一部成就突出的史志目录。《隋书·经籍志》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其中经部又分为十类，“班固列六艺为九种，或以纬书解经，合为十种”（《隋书·经籍志》经部序），将讖纬类置于九经之后，小学之前，著录讖纬书十三部、九十二卷，通计六朝亡书合三十二部、二百三十二卷。

《七志》以图纬入阴阳，《七录》归纬讖于术伎，二者大同小异，都是把讖纬与天文历算、阴阳五行、卜筮杂占之类并列，就四部分类法而言，《七志》、《七录》都是入讖纬于子部；《隋书·经籍志》对此作了很大的调整，将讖纬拔至经部，置九经之后。

虽然如此，《隋书·经籍志》并不认为纬书是经书的羽翼，其讖纬类小序评说讖纬之性质云：“文辞浅俗，颠倒舛谬，不类圣人之旨。”讖纬书既然“不类圣人之旨，”为什么要把它们列入经部呢？不少目录学研究者对此多有讥议，姚名达先生说：

“既非圣人之书，何以混列一部？”（《中国目录学史·分类篇·五代史志之经籍志》）有人认为《隋书·经籍志》这一类目调整简直是“从刘、班那里，倒退了六百年，而且为后世书目开一恶例，其坏影响直到清《四库全书总目》”（曹慕樊著《目录学纲要》第78页，西南师大出版社1988年版）。

按：《隋书·经籍志》设讖纬类于经部，这一类目调整确实是很大胆的，其影响也很深远，但并不见得是“恶例”。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卷十二云：“纬书虽多诞奇之说，然出西汉以前，与今文博士说合。”纬与讖相杂，纬书又附会经书，其中必然援引经说；而且从学术兴衰的历史来看，讖纬之学与两汉乃至有唐一代的经学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因此讖纬虽然“不类圣人之旨”，但是它与圣人之书密切相关，所以“录其见存，立于六经之下，以备异说”（经部讖纬类小序）。《隋书·经籍志》把讖纬看作是经典的“异说”，附列于经典之后，是符合它“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的分类宗旨的，这一类目调整体现了“以类相从”的分类思想，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比较合理而恰当的。

唐宋以来的目录著作大都规摹《隋书·经籍志》的定例，列讖纬类于经部。唐《开元群书四部录》、唐毋煚《古今书录》以及《旧唐书·经籍志》均于经部立图纬类，《新唐书·艺文志》经部立讖纬类，著录讖纬书九种八十四卷，与《旧唐书·经籍志》同；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经录中有讖纬类；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经部有讖纬类；清钱大昭《补续汉书艺文志》经部有眊纬类，朱彝尊《经义考》也有眊纬一门；一直到近代《中国丛书综录》，其经部也于群经之外别立讖纬类。

七

讖纬之学在唐代仍有流行，所以还保存了一定数量的讖纬文献，“隋唐以来，其学寢微矣”（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卷三) 纬书散亡殆尽, 宋王应麟《困学纪闻》云: “隋焚其书, 今唯《易》纬存焉。” 讖纬文献骤减, 不足单独立类, 因此宋以后的一些目录著作就把《易》纬附列于经部易类之后, 不再独立类目, 如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明祁承燾《澹生堂书目》、清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等均如此著录; 《四库全书总目》所录讖纬文献仅有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易》纬八种十二卷, 同样是“以其无可附丽, 故著录于易类之末焉”(《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附录易纬按语)。

南宋郑樵撰《通志》, 其中《艺文略》“总古今有无之书, 为之区别, 凡十二类”(《通志·校讎略》), 十二大类下又分小类, 小类中再细分种, 其中经大类易、书、春秋、孝经、论语诸小类中有讖纬种, 著录讖纬书计二十七部、一百三十八卷; 诗小类中有纬学一部十八卷, 礼大类的礼记小类录纬书二部五卷; 乐大类中乐小类有纬书一部三卷, 总计著录三十部、一百六十四卷。

郑樵《通志·艺文略》对讖纬文献的著录分类方法较之《隋书·经籍志》又有进步, 按照学术类别来区分讖纬文献, 将各种纬书归到性质与之相类似的经书类中, 使专门之书守专门之类, 不但类例分明, 便于查考, 而且可以通过对图书内容的辨别, 来考察各类学术的源流演变。郑樵这种分门别类的著录方法对后世书目也有一定影响, 明代焦竑《国史经籍志》经部易类有讖纬属, 书类有纬候属、诗类、春秋类并有纬属; 近代《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现存书目目录》经部易类、诗类、总经类均附讖纬之属, 皆仿《通志·艺文略》例。

以上简略地考察了我国古典目录对讖纬文献的著录和分类情况。目录学不仅通过部次条别从目录分类上来反映学术盛衰, 而且也采用小序和解题(或提要)的形式来揭示图书内容、反映图

书特征。历代官私目录中有关讖纬文献和讖纬思想的资料非常丰富，其中论述讖纬的兴衰、纬书的流传，内容评价、真伪考辨，以及当时人们对讖纬的看法等，都足资我们参考利用，从目录学入手来研究讖纬文献和讖纬思想还有待深入。

八

从讖纬书残存篇籍看，其内容颇为庞大丛杂，主要是灾异感应、讖语符命、天官星历，也有对经书的解释，以及天文地理、风土人情、典章制度，文字训诂，旁及驱鬼镇邪、神仙方术与神话传说，融政治、哲学、宗教、科学、迷信为一体。就讖纬思想的本质而言，不过是粗俗荒唐的宗教迷信而已，怪奇诡僻，乱言惑众，为后人所不取。“然义理则当尊正轨，考证则不废旁稽”

（《四库全书总目》经部五经总义类附录《古微书三十六卷》提要），讖纬文献中确实包含了一些具有科学思想和理论意义的知识。讖纬文献中体现了汉代在天文、历法、地理、数学、医学等自然科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如《书纬·考灵曜》中说：“地恒动不止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闭牖而坐，舟行不觉。”（见《太平御览》卷三十六引）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地动说的认识。又，皮锡瑞《经学历史》中说：“图讖本方士之书，与经义不相涉；汉儒增益秘纬，乃以讖文牵合经义，其合于经义者近纯，其涉于讖文者多驳。故纬纯驳互见，未可一概诋之。其中多汉儒说经之文，如六日七分出《易纬》，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出《书纬》，夏以十三月为正月云出《乐纬》，后世解经不能不引，三纲大义，各教所尊，而经无明文，出《礼纬、含文嘉》，马融注《论语》引之。”可见讖纬文献中也有不少训诂考释资料。另外，讖纬文献特别是《易纬》中还包括了一些哲学理论，如卦气说、象数论等，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宝贵资料。讖纬在迷信的形式下真实地反映了汉代的社会矛盾和进步理想，对研究汉

代政治与思想的演变情况具有重要价值。总之，讖纬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其中既有荒唐无稽的迷信，又有可资学术考证的科学理论与知识，确实“未可一概诋之，”对讖纬思想中的迷信糟粕必须予以批判，对其中带有积极性，学术资料性的因素应该予以吸收和利用，那种把讖纬作为思想垃圾予以全盘抛弃、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态度和方法是错误的。

注：

①关于《七纬》篇名，各书记载文字略异，如《刑德放》，或作《刑德收》；《记历枢》，或作《纪历枢》、《汜历枢》；《叶图征》，或作《汁图征》。参清王先谦《后汉书集解》“樊英传《七纬》注”条。

②“内学”相对“外学”而言，《后汉书·方术列传》序云：“习为内学，尚奇文。”李贤注：“内学，谓图讖之书也，其事秘密故称内。”

③《四库全书总目》经部五经总义类附录《古微书三十六卷》提要云：“《隋志》著录八十一篇，燔烧之后，湮灭者多。至今仅有传本者，朱彝尊《经义考》称《易乾凿度》、《乾坤凿度》，《礼含文嘉》犹存；顾炎武《日知录》又称见《孝经援神契》。然《含文嘉》乃宋张师禹所撰，非其旧文。《援神契》则自宋以来不著于录，殆炎武一时笔误，实无此书，则传于世者，仅《乾凿度》、《乾坤凿度》二书耳。”

④赵在翰《七纬》中《诗纬》多有疏漏，陈乔枏另辑《诗》纬四种，成《诗纬集证》四卷。

⑤参吕思勉著《秦汉史》下册第二十章第四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2月版。

作者工作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图书情报学系

（本文责任编辑：毛华轩）